



成蔭 海默 著

春城無處不飛花

CHUNCHENG WU CHU BU FEI HUA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春城不飛花

成蔭 海默 著

日 北 入 乙 山 欣 江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电影文学剧本，是个颇为轻松而富于风趣的喜剧。它写一个转业军人在他的新的岗位——猪仔仓主任——上的故事。

这个仓，在这位主任到达以前，是很乱的。他到职以后，依靠群众，解决了一系列的问题。从而使这个仓，成了先进单位。

剧里批判了那些不服从组织分配、不遵守劳动纪律、不热爱工作的干部。

春城无处不飞花

成 慈 海 默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天津市锦州道六号）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8号

天津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 7/16 字数 43,000

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—15,000

一座又一座新建的和正在建設的高樓與工廠廠房，從我們眼前飛馳過去。

那高聳入雲的煙囪，那像矗立着的棋盤似的腳手架，那連結在一起像鋸齒形的屋頂，還有那些蛛網般的鋼筋混凝土結構以及匆忙奔跑着的人群，好像都在追趕着一個嚴格規定了的時間，不停地在飛奔、飛奔！

火車聲正強烈地搖撼着這南中國小城的近郊。

火車的硬席車廂內，靠窗坐着兩個復員軍人，正向窗外注視着。

一個是大個子，魁梧、健壯，有一種雄赳赳的氣概，他名叫武功仁。

另一個瘦小、文弱，說話斯斯文文，作事溫溫吞吞，他名叫朱占標。

武功仁正興奮地望着窗外那宏偉的建築場景，連連地喊着：“吓！又一座！又一座！看！吓！吓！吓！”

他的喊聲越來越高，驚動了鄰座的人們都注視起他來。人們有的善意地面對他微笑着，有的不免露出些煩躁之感，可是他仍旁若無人連聲地大喊着：“吓！吓！”

朱占标倒为他感到尴尬起来，連連偷偷地隔桌拉了他的衣襟一下，悄声向他示意地說：“你叫喚啥！”

“你看哪！”武功仁仍洋洋自得地指着窗外說下去，“从南下到現在，才几年功夫，啊？……”

“看人家都瞅你呢！”朱占标被他鬧得羞紅了臉，又忙用脚尖触了他一下說。

“瞅？怕什么！”武功仁反而大咧咧地轉向注視他的人們坦率地問：“你們說，咱們国家建設的怎么样？”

大家被他这豪爽的神态感染得都笑起来。

朱占标只是伏在窗前小声地贊叹着：“真不簡單哪！”

“咱們俩可說好！”武功仁湊到他耳边叮囑道，“这次分配工作，不論到那兒，咱們得分配到一塊兒！”

“那一定！”朱占标說。

“第一个目标：重工业；第二个目标：机械化国营农場！”

“那一定！”

火車說时已到站了，車慢慢地停下来。

两人同时站起，同时从架上取下了自己那件沉重的大背包。

出現了一个南方的中等城市的大街。这兒可以是長沙、可以是桂林、也可以是柳州。好在具体的地点和这个故事的矛盾不大，因为像这样的人和事是全国每个地方都可以发生的。但是，地点最好選擇在对未来影片的背景圖画和风貌有利的地方。

总之，这样的城市中，正在迅速地用株連櫛比的龐大新建筑代替了旧式木构的小楼，用寬闊的柏油路代替了狹窄污髒

的石路、土路。旧中国贫穷的痕迹正像雾烟般飞快地消失着。

在大厦旁的一幢旧式灰色双層樓前站着两个人，从他們背后的大背包可以看出这正是朱占标和武功仁。

“想起来沒有？”武功仁忽然說，“咱們連主攻，就是攻的这座樓！看！就在那个窗口下边，三排長牺牲了！我差一点，本来我在前头指揮，三排長一下子插到我前面去了，看，就在那个窗口，你們二排要是早上来一步，把西边那个路口一封鎖，我們也不至于牺牲那么多人……”

有些走路的人听見他的朗声談論，自动好奇地凑了过来。

“怎么从前这樓看着挺大，現在看着小多了呢？”朱占标問。

“你廢話！”武功仁責斥地說，“那會兒旁边还一个大樓也沒有呢！……吓！我一看見这樓什么都想起来了！”

“別扯了！”朱占标发现人們都看着他們了，忙制止他。

武功仁还不住地說个沒完：“我越想越冤枉，临解放了，三排長……”武功仁說到这里，一回头，发现朱占标已經不好意思地躲到一边了，他有点不滿地走过去：“跟你說話呢，你蹣了！”

“你真是的！”朱占标羞澀地說，“大伙兒都瞅你呢！”

武功仁笑了，“你害的什么羞，咱們也不是在吹牛……”說着他一眼又发现了摆設在路旁的照快相的攤子，他把朱占标一拉說：“走！照个相去！留个紀念。”

“这么多人看着！”朱占标推辞着不想去。

“又来了，我說你是閨女脾气，你不信，怕什么！这城市本来是咱們流血牺牲解放的嘛！走！”武功仁强拉朱占标走到照

快相的面前。

“同志！照快相吧！十分鐘立时可取！”照相的說。

“我們在那座樓下邊照行不行？”武功仁問。

“行！”

“咱們在相片上題个字行不行？”武功仁又問。

“行！”

說着，一輛汽車飞快地从他們身旁馳过。

烟塵消失时，武功仁与朱占标已并肩坐在剛才那座旧式樓房的阶前。兩人坐得很規矩。特別是朱占标，直起腰，瞪着眼，显得异常呆板。

“看这边！笑！笑！两位靠近点！靠近点！”照相的說。

武功仁把手抱住了朱占标的肩头。朱占标不好意思地想搬开他的手，武功仁把他的手一打，反而抱得更紧了。

“好！別动！笑！一、二、三！好啦！”照相的說。

“摟摟抱抱的，算个啥！”朱占标不滿地說。

“亲密的战友嘛！哎，我想起来啦！就題上个亲密的战友好不好？”

“嚷什么！”朱占标又拉他一把，“人家都瞅咱們哪！”

一座新建的百貨公司大樓。樓的上層还正在油漆着門窗，下層已經开始营业了，人們进进出出。門上貼着油漆未干的紅紙条。

“吓！这个樓可不小，要是分配到这里工作也不錯！”朱占标在樓下說。

武功仁看了他一眼：“去你一边的吧！这里是百貨公司，作买卖我可死也不干……”說到这里，他忽然想起，叮囑地說：

“唉：你小子可別动摇啊！咱們是优先发展重工业……”

“知道！”朱占标不耐煩地說。

“建設社会主义嘛！”武功仁得意洋洋地說，“还是重工业有干头！”

“別摆乎啦！”朱占标說，“咱們还是先到办事处去吧，我已經急得不行了！要是能馬上分配工作，我連背包都不摺下！抬腿就去。”

二、

轉业軍人办事处的一間寬闊的办公室里。这里摆着几条長凳子，不少等待分配工作的人坐在那里。

通向里屋的門口，有一張桌子，桌后坐着一个女办事員模样的人。正有人向她糾纏不清的爭論着。

进門处的一条長凳上，朱占标和武功仁并排坐在那里。

一个人从里屋開門走出，另一个人迎上去問：“你分配到那兒啦！”

“供銷社！”

“不錯啊！那个供銷社？”

“城外的。你說定了沒有？”

“还是得到国营食堂去！走吧！以后嘴饞的时候找我去！”

兩人說着走出办事处。

朱占标和武功仁望着他們走出又互相交換了个眼色。

武功仁忙用肘碰了朱占标一下：“有点坚决性啊！”

“那当然，第一是重工业；第二是国营农场！”

“可得是机械化农场！”

“对！没有机械化不干！”

女办事员叫：“武功仁同志！”

“有！”武功仁站起来。

“请进屋吧！”女办事员将通向里屋的门推开说。

武功仁回头向朱占标使了个眼色转身走进屋里。

朱占标焦急地站起来在地上走着。

办事处的大门被打开，急冲冲闯进一个中年人來，这人直奔女办事员桌前说：“同志！我找主任！”

女办事员抬头看着他问：“你不是已经分配了工作了嗎？”

“干不了啊！”来人说：“你让我跟主任谈谈吧！不合适。”

“你那个地方很多人争着去都争不到呢！”办事员说。

“我不一样啊！你让我干脖子往下的工作都行！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动胳膊腿的工作都可以，就是不能用脑子，脑子受过伤，工作一复杂我就抓瞎了！”

朱占标走过来问：“同志，你是分配到那里工作的？”

“机械二厂！”

“工厂大不？”

“大！一眼望不到边！可是咱们这大老粗干不了！你说是不？什么都自动化！一按电门没有不动的地方，脚底下动，头顶上也动，嘩啦嘩啦过来了，嘩啦嘩啦又过去了，吓！得有学问才行！”

“你说我去行嗎？”

“你可別找罪受啦！當初我一定要求去！鬧了個這，現在怕要求也沒門了，人都使不了！還往下減呢！要不我才趁這功夫要求……”

“重工業！那多好啊！”朱占標贊嘆地說。

“好是好哇！重，就是不輕！反正我不行，我腦子在遼沈戰役受過傷！”

“你也是四野的？”

“是。你呢？”

“也是零下四十度爬出來的！”

“你剛復員下來？”

“正等着分配呢！”

辦事處主任送武功仁出，他一邊走一邊向武功仁講：“同志！你再考慮考慮！這個工作很重要……”

“我早考慮過了，你說的那個，我根本沒考慮過！”

“那我們兩方面都考慮考慮吧！你先到招待所住兩天，那位是朱占標同志？”

武功仁立刻代朱占標答复道：“他和我一樣！我們兩個的工作你一塊兒考慮好了！”

“我們還是談談吧，走，朱同志，里边！”

剛才闖進來的那個中年人攔住主任說：“主任！”

“好！你先等等，我們一會兒談！朱同志！走！”主任先進去了。

朱占標回頭對武功仁說：“你等我啊！”

武功仁抓緊拳頭示意要他堅決。朱點點頭進去。

武功仁坐立不安地走到女辦事員面前問：“同志！你們這

里都有什么工厂？”

“多啦！罐头工厂、砖瓦厂、锯木厂……”

“不，我问有没有重工业？”

“有啊！机械厂、化学肥料厂……”

“不对！化学肥料怎么算重工业！”

“同志！这个你可外行，按工业分类，化学工业当然是重工业！”

“还有没有更重的？”

“铁重！那得到武汉才有！”女办事员仍态度温和地说。

在屋里，主任正提出一连串问题问朱占标。

“同志！你是不是愿意到最困难的地方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你是不是愿意干艰苦的工作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你是不是愿意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你是个老党员了，有个工作非常困难，别的同志都不愿干，因此我们考虑你……”

“我原来是想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和那位武功仁同志是一个想法，第一重工业，第二国营农场，可是建设社会主义缺了那样也不行啊！譬如吃饭，没菜也不行吧？”

“我是……”

“我问你！组织上要有困难，你是不是愿意帮助解决？”

“那……当然！”

“你在战斗中立过功，又是在連队搞过政治工作的……”

朱占标有些不耐烦了，于是爽快地問道：“主任，你就別套我啦！有什么話你明說吧！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？我願作最重最困难最艰苦的工作！”

“正有这么个工作，很艰苦，也困难！”

“你就說在什么地方得啦！”

“有个倉庫！”

“倉庫？什么倉庫？”

“自然是存放东西的倉庫了，你要同意，我介紹你到食品公司去，具体工作由他們分配！”

“看倉庫去！”朱占标沉吟地自言自語着。

“当然首先决定在你願意不願意服从組織决定！”

朱占标不說話了。

“你是不是也得像那位同志一样到招待所住两天考虑考虑？”

“得啦！可千万别叫我住招待所！”

“你当然可以馬上去啦！”

“怎么？就去啦？”

“你对組織决定还有什么意見嗎？”

“决定啦？組織？……”

“我們是决定了！看你吧！”

“噫！决定了那我还有什么說的？”

“食品公司跟我們要了几次人了，原来的主任身体不好，他得馬上休养去！你最好馬上就去办手續！明天就走！”

朱占标看看他，然后痛快地說：“好吧！我服从！”

武功仁在外屋走来走去，嘴里不住的嘟囔着：“真磨菇，簡單明了，一句話就得啦！”

主任送朱占标走出，主任还說着：“你馬上就去接头吧！”武功仁楞住了。

三

招待所的大宿舍中，武功仁与朱占标已睡在鄰近的两張床上。

武功仁正看着朱占标的介紹信，忽然把他的信一扔：“你小子真是乏貨！”武功仁不滿地說：“別看你打仗倒坚决，这点都不能坚持！”

“組織決定！”朱占标分辯地說，“你能怎么的？”

“你不会說，我是想为社会主义多貢獻点力量！”

“进門我就強調要作艰苦工作，要作最重的工作，可是沒想到三繞兩繞叫我把我繞住了。他說这就是最艰苦的……”

“你要嘴干什么？你不会說中央还号召优先发展重工业呢……”

“誰比得上你呢！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这个人一到了节骨眼上，什么話也說不出来了。”

“你不会明天再去辞了！”

“那叫啥玩艺了呢！”

“那么你那兒倒底是个什么倉庫啊？”

“竹子！”

“什么竹子？”

“那还能有什么竹子，南方出竹子！除了地里長的那竹子还能有啥竹子！”

“竹子？那为什么归食品公司管呢？”武功仁追問。

“我也沒細問，反正是看倉庫唄！還問个啥，大概是竹子能長竹筍！”

“你呀！你算廢物到家了！”武功仁說着，一下子拉灭了电門。

一道强烈的阳光照进窗內。

在招待所內，朱占标已經起来捆着行李了。武功仁还蒙头酣睡着。朱占标打好行李卷，推了推武功仁。武功仁睜眼看了看他，并未爬起。

“我要走啦！”朱占标說。

“走就走吧！”武功仁不滿地說。

“看！你这脾气又来了，那么你也得把咱們照的那張相片給我帶走一張啊！”

“什么照片？”

“装什么糊塗，昨天照的，都在你那里呢！”

“好！”武功仁說着从枕下取出兩張叠在一起的二人的合照，他看了看，突然把兩張同时撕成兩半，他将一半的兩張遞給了朱占标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朱占标生气了。

“你要你的，我要我的！”

“你这人……”

“咱們兩的当初的理想，从此拉倒啦！”武功仁說完，将被

一拉，又将头蒙住。

朱占标背起背包，看看武功仁，武功仁仍未理他，于是他也气愤地走出門去，他临出門，将門一下子关住了。門发出一声巨响，武功仁露了一下头，看看他已走去，于是叹了口气，又将头蒙上了。

、 阳光照到他的被子上。

强烈的阳光下，一辆公共汽車行駛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。

車内挤滿了人，朱占标站在汽車上扶着把手弯着腰注視着窗外。

汽車駛入一条正在修筑的馬路上。这条馬路半边已經鋪上了柏油路面，半边还在碾壓着石子。汽車从柏油路面上平穩地馳过。

公共汽車疾馳在新建的工业区内，一座一座新建的楼房向車后面跑过去。

汽車又行駛在一条市郊的道路上。

車上，人已漸漸稀少。平穩的汽車忽然顛簸起来，汽車已行駛上碎石路面了。

汽車又开入一条乡間的土路上，車后揚起一長道灰塵。

車内，只剩下了三个人。

朱占标仍然看着窗外。

窗外已是一片曠野。高大的建筑群，漸漸在远方消失了。

朱占标奇怪地回过头来問一个农民打扮的老年人：“老大爷，这車是到东岳庙的嗎？”

“是啊！”老大爷答。

“我沒坐錯？”

“沒錯！已經到啦！”

車停，朱占标背起背包下了車。

“到兰溪桥怎么走？”朱占标問售票員。

“要是走小道，”售票員指着一条通向稻田中的小路說，
“四五里地就到啦！”

朱占标向远方看去。在地平綫上，有一片灰蒙蒙的土房。
他又回头向汽車开来的方向看去，城市的紅房子已隱沒于烟
霧中。

汽車又开走了，卷起一团塵土。

兰溪桥。这是一个看来潔淨而精致的小鎮。

鎮口还立着一个“进士及第”的牌坊。鎮内的小街上，呈现
着一种突然繁华起来的景象。除了街两边的店鋪外，还在鋪面
外摆着成串的特色貨摊。

一个干瘦的青年，晃里晃当的从街心走了过来。他的打扮
却很时髦，上身穿了件皮甲克，下身是粗呢西装褲，头梳得溜
光，皮鞋擦得錚亮，他这身打扮显然和这小鎮有些不相衬，可
是他却很悠然自得，人們对他也看得习惯了。

他叫皮子厚，人們給他取了个外号叫皮猴。

一个漂亮梳長辮的姑娘正在一个摊子前挑买着东西，皮
子厚凑了过去。

“这种双妹牌的雪花膏好！”皮子厚取起一瓶雪花膏对她
說，“玉姐！买这个吧！这是老牌啦！”

“我买不起!”姑娘推开他的手。

“我送你!”

“去一边的吧!”玉姐瞪了他一眼,“誰稀罕你送,不要臉!”玉姐說完,扭頭就走了。

一陣輕俏的笑聲傳來。

笑的是一位三十多歲的少婦,人們都叫他莊寡婦,她永遠是打扮得那樣清秀,耳邊還經常插着一朵白花。她正在門前掃着地上的髒土和菜葉子。

皮子厚又向她身邊走去,“你笑什麼?”

“你個死皮猴子啊!”莊寡婦笑着說,“你要是能找到對象,我把腦袋揪給你,看你那副賤像吧!”

“吓!連你這小寡婦都看不上我啦!”皮子厚涎着臉說。

莊寡婦將條帶一舉向他身上打去:“你敢給我胡說,我揍不死你!”

皮子厚逃走了。

朱占標背着沉重的背包走了過來,他見皮子厚正跑,攔住了他問:“同志!請問有個竹子倉庫在那里?”

“竹子?沒有!”皮子厚不在意地說。

朱占標連忙一邊掏信,一邊說着:“就是這個!”他將信掏出,想遞給皮子厚,抬頭一看,皮子厚已溜掉了,正巧這時莊寡婦掃街掃到他面前。

莊寡婦看他一眼,忙說:“吓!同志!你問了個死人!”

“哦!”朱占標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問,“老乡,這食品公司第五倉庫在那里?”

“你問那臭倉庫嗎?”莊寡婦指着朱占標身後說,“那不